

“柿柿”如意北梭村

□吴征远

秋阳暖暖,丹柿满枝,层林染金,果香漫村,这是丰收时节的信义大成镇北梭村。邂逅秋意绵绵的北梭河畔,不经意间就走进秋天的画框中。

北梭村位于云开山自然保护区内粤西第一高峰大田顶的北麓,是广东省首批“百千万工程”典型村,种植甜柿的面积达6000多亩。每逢到了金秋佳节,处处都是醉人的红柿坠枝图。得友人盛情邀请,我们来到这个慕名已久的柿乡。把车停在北梭村党群服务中心门前广场,然后在友人的带领下向北梭甜柿种植基地走去。

站在一个高处,但见房前屋后、河岸边、道路旁、山坡上,一棵棵的柿子树上结满了累累硕果,每个柿果都套上白色纸袋,沉甸甸地压弯了枝头。远远望去,竟是白茫茫的一片,甚是壮观。大多数柿子树生长在山坡上、山谷中,果农开荒辟土、种树浇水、施肥料理已经相当辛劳。现在又要把柿子一个个套上纸袋,勤劳的北梭人为呵护甜柿付出了巨大的心血。

得到主人的允许,我走近旁边的柿子树,揭开了一个柿子的纸袋,柿子皮薄肉厚、圆润饱满,遍体金黄,令人喜爱。传统的柿子摘下来后还要用石灰水浸泡。北梭甜柿可自然脱涩,离开枝头后可以直接吃。主人递过一把刀子说,尝一下吧,满山遍野都是。我小心把柿子横切开来,哇,可以清晰地看到里面的糖心。迫不及待地咬一口,果然是甜脆爽口,令人回味无穷。同伴吃了我递过去的那半块,惊愕得嘴巴半天也合不上。他睁大眼睛怔怔地望着主人:这柿子怎么这么好吃。他连嘴角的柿汁也顾不上擦去,就把一根柿枝拽过来,粗暴地撕开纸袋,然后毫不留情地狼吞虎咽起来。用汗水浇灌出来的成果能让别人得到享受和赞美,主人幸福地微笑着说,吃吧,吃吧,吃个够。

看到漫山遍野的甜柿,我不禁有个疑问:你们挑甜柿下去要花很多时间噢。主人笑笑说,现在摘好柿子后,可以通过轻轨送下来,免却了大家肩挑的辛苦,也缩短了快递外运的时间。在他的指点下,我

发现了隐藏在旁边的轻轨。有了这助农致富的轻轨,运送柿果肯定是快速多了,我不禁为他们而庆幸。

从主人的口中得知,北梭村自2003年引进甜柿品种后,曾到台湾等地多方学习种植技巧,经过不断改良和扩种,努力开拓销售市场,才形成今天的规模。自2016年开始,北梭每年都举行甜柿节,进一步提升北梭甜柿的知名度,促使线上线下的销售火爆。2024年,村民通过种植甜柿实现户均增收2.5万元。现今的北梭人,家家户户真正过上了“柿柿”如意的好生活。

由于独特的高山气候和良好生态优势,北梭甜柿富含维生素、糖类、铁质,一直以来价格坚挺,深受高端市场欢迎。是名副其实的“晚秋第一佳品”,人人赞誉的“信字号”特色农产品。今年北梭甜柿大获丰收,预计产量达1350万斤,寻常巷陌的水果店也能见到她的身影,喜爱甜柿的吃货可以大饱口福了。

秋天,有一盏回家的灯,名字叫乡愁。对于北梭村人来说,山高路远、贫穷闭塞不再是故乡的代名

词。村里现已建立“公司+基地+农户”利益联结机制,并构建起覆盖生产、品控、销售的完整链条。作为远近皆知的名片,北梭甜柿攀画出一幅乡村振兴的新图景,“甜柿经济”真正成为强村富民的支柱。道路宽广,腰包鼓胀,景美人欢,网红打卡点北梭村吸引了很多游客前来旅游探柿、采摘甜柿。有些农户在假期一天可以卖出几百斤甜柿,搞直播的北梭妹子们也笑容灿烂,收获满满。许多外出的北梭人纷纷返乡创业,他们用勤劳和智慧为家乡绘制出绚丽的柿乡丰收好图景。

秋风微凉,春意浓浓。蔚蓝如拭的天空,溪流潺潺的北梭河,满山坠金的柿树,错落有致的农家小楼,薄如轻纱的山岚共同织成一幅壮美的秋天画卷。向友人告别的时候,我的睫毛有些湿润了。群山耸立,层叠叠嶂,林海苍茫,千峰滴翠的北梭村,美丽富饶得让人不忍离开!而车窗外的柿子树,一直在暖暖秋阳的抚摸下,娓娓述说着甜透整个北梭村的情话。

青鹅岭探源记

□叶进雄

乙巳年秋高气爽时节,我们一行文墨之士北行探访,专程来到那霍镇覃坑村,追寻沙琅江那清澈源头的奥秘。青翠的青鹅岭下,仿佛藏着造化的玄机;云雾缭绕的林海中,隐约可见那最初滋润大地的沧浪之源。

踏上覃坑之境,宛如步入人间仙境。村落地处鹤皇山脉屏障之南,紧靠着古春州的葱茏山岭。方圆二十七平方公里内,是无尽的林海波涛,荡漾着令人旷神怡的碧绿色;一千五百多亩的山丘原野上,稻浪起伏,阳光下闪烁如铺上层层叠叠的金子。举目望去,山峦蜿蜒如一条盘踞沉睡的青龙,村中的白墙黛瓦民舍,则像散落其间的温润玉珠。村口那株古榕伞盖垂荫,已历百春秋,静默的枝叶间,仿佛还能听到昔日的铁血烽火;挺拔的木棉树擎着火炬般的红花,它映照过老区的峥嵘岁月。此地虽非避世桃源,其景致和生气却胜过桃源,堪称镶嵌在乡村振兴图景中的一颗璀璨明珠。

村支书肖营,是一位令人敬佩的女强人。她指点着村后的青山,熟悉得如数家珍;谈及产业发展,条理清晰,语气平和,如同在精心调弄琴瑟。那连绵起伏的菜畦,郁郁葱葱,优质的蔬菜远销南海北;村外速生桉树林形成了无垠的绿海,林梢连接着青天的白云。细微之处见变革——“厕所革命”悄然改变了千百年的陋习;家家户户窗明几净;条条村道硬化如织,四通八达;阡陌纵横,渠水潺潺,鱼游鸭戏;更有那新修的文化广场,村民们踏着舞步,姿态踯

跚,传统古调在欢声笑语中传承;党建中心里,红星熠熠生辉,照亮了村庄发展的崭新路径。这片昔日的革命热土,如今已成为绿美乡村的标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是一幅“天人合一”的生动画卷!

探源溪流之源,终至青鹅岭脚下。此地造化之奇,令人赞叹。清冽的泉水,竟似从石缝中渗透出来,又仿佛自树根间细细流淌,凝聚成珠玑。起初只是细微声响,如婴儿坠地初啼;渐渐汇聚,便如琴弦拨动了幽邃的山涧。掬一捧水含入口中,那甘甜直沁心脾,霎时间恍惚如饮天池琼浆;再喝几口,清冽使人精神为之之一振,仿佛沐浴在传说中的醴泉里。这青鹅岭泉,正是孕育了整个沙琅江的母亲泉,是深植于电白大地的血脉泉脉,静默的枝叶间,仿佛还能听到昔日的铁血烽火;挺拔的木棉树擎着火炬般的红花,它映照过老区的峥嵘岁月。此地虽非避世桃源,其景致和生气却胜过桃源,堪称镶嵌在乡村振兴图景中的一颗璀璨明珠。

暮色温柔地合拢四野,篝火点起来了,这是一场文化与产业的独特聚会。作家与农民围坐共席,谈笑风生,纸墨的幽香与稻谷的芬芳奇妙地交织在一起。在众人言谈间,我凝望四野苍莽群峰,静听这源头清泉在暮色中发出清幽动人的琮琤之声。此时此刻,我心豁然开朗;青鹅岭的存在意义,绝不仅在于它孕育了一条大河的源头之水。它更深深的奥秘,在于它滋养着一方土地的坚韧精神之根,守护着那份悠远而炽热的文化之魂啊!

光明驿站(外一首)

□叶泽

在乡村的褶皱里 它是不熄的星
一块电表计量着晨昏
也计量着千万扇窗里的暖
报装单上的字迹还带着温度
像刚接好的线头 滋滋冒着生活的热气

故障抢修车的灯 比月光更急
穿雨衣的身影 劈开暴雨
在电杆与导线间 缝补黑暗
他们把自己站成移动的变压器
让每一度电 都带着掌心的温度抵达

抗灾的日子 他们是行走的灯塔
在断网的村庄 用发电机的轰鸣
喊出黎明 铁塔倾斜处
他们的脊梁 就是新的杆塔
让光明沿着手臂 重新爬上屋檐

安全宣传册上的漫画 笑着说清危险
志愿者的红马甲 是表箱旁的春天
他们记得白胡子大爷家的灯泡
也知道留守儿童 最怕突然熄灭的夜晚
每一次叩门 都带着阳光的重量

这方寸之地 装着好心之城的脉搏
没有海拔 却高过所有灯火
当千家万户的灯 同时亮起来
他们站在阴影里 像一颗沉默的螺丝
紧紧铆住 人间的光明

让抢修车碾碎夜的油墨
在故障点,重燃星群的序章
在断线处打捞熄灭的月亮
重新缝合光的长廊

绿丛中的红马甲
更是阡陌间迁徙的萤火
把无形电流译成乡音俚语
电表转动的韵律里
螺丝刀与钳子起落如笔
撰写比宋词更工整的民生诗行

该怎样定义这种照耀?
是万家灯火在绝缘瓷瓶上
跳着永不谢幕的芭蕾
是抢修梯在暴雨中挺起的脊梁
此刻忽然懂得:比松针更坚韧
比月光更执着的
是深夜抢修中心那盏
——照彻山河的,不瞌睡的太阳



扫码关注
快捷投稿

丈量光的形状

必须以山水的脉络为尺
丈量光的形状
供电所的坐标系里
专业是横轴,速度是纵轴
汗水为墨,将暮色与晨光
焊成无隙的白昼长卷

脚步在乡间经纬扎根
绝缘鞋底拓印的网
比等高线更密,比炊烟更长
家家户户的叮嘱
安全手册里藏着钨丝绽放的密码

深秋晚照浸透工具包的铜锈
值班室铃声振落檐角星霜
报装申请单摆成沉甸甸的请柬
老师傅摊开皴裂的掌纹
每道沟壑里,都盛着
粤西茂名千万扇灯窗的明亮

当过载扯断电缆的筋骨
那些逆流而上的脊梁

湾畔白鹭(外二首)

□崔耀奇

暮秋时节,湾畔白鹭
不知从哪里冒出来
用优雅姿势
回馈晚昏

时空悬停。苍鸟越过辽远
那些移民后代
或成双结对,或遗世独立
偶尔嘎嘎叫唤
滩涂缓缓睁开眼眸

栈道上的我,凭栏听风
一只小白鹭,迎我而来
邀我共舞

蜈蚣笼

湾海潮退
蜈蚣笼纵横交错
铺陈滩涂
仿若枪林弹雨

栈道旁有人垂钓
有人在撒网
有人在电螺
一缕咸湿的风
不知从哪吹来

潮起潮落
鱼儿东奔西突

一行行白鹭
匆匆飞掠林梢

一棵树

栈道一百米处
有一棵红树
成为镜头焦点
文人的情人

这棵树
是否孤独?
是否快乐?
我无从知道

我只知道
它屹立一隅
听海风呼啸
看潮起潮落



雄伟壮观的“风车阵”

□付金山 摄

舢板

□李伟立

舢板,这博贺港20世纪随处可见的小船,如今已难觅踪迹,却近来总不经意间溜进梦里。

舢板,亦叫舢舨,是结构最简单的小型木板船。无甲板,船体纤小,划动轻盈,民用军用皆可。查史料,明清水师中便有舢板编制,部分还装配火炮。《清会要事例》卷九三八“工部船政”载:“每舢板十只为一营,舢板炮船二十只为一营。”

我生在渔港,长在渔港,对舢板最是熟悉。博贺的舢板多为民用,是渔家人的日常工具。往昔港内渔船,无论吨位大小,必配一艘舢板——或载物资,送人上下大船,或应急处理海上生产故障,少它不得的。

与外地舢板不同,别处多以浆划,坐姿操作,上手容易,博贺港的舢板却靠橹推动,一人便可执掌。别瞧摇橹人动作轻巧,这手艺绝非一沾手就会,得反复磨练,摸透了要领,摇得自如了,才算真学会。橹是中国古代的精巧发明,高效的船舶

推进工具,暗合流体力学原理,民间“一橹三桨”的说法,道尽它的省力与高效。

桨是在舢板两侧交替划水,橹则固定在船尾艇沿一侧,摇橹必是站着的,双脚前一后支撑着身体,双手把握着橹头,也叫橹臂,用力来回摇动。寻常时一人摇橹便够,若载了重货或遇顶风顶浪,两人合力加劲,舢板便能破浪加速。

旧时舢板于渔船,是实打实的“左右手”。渔船泊在海湾,渔民上岸岸,它是交通艇;鱼货卸船、物资登船,它是运输舟。缺了它,渔港的日子便转不顺畅。

舢板也能作游海、钓鱼之用。记起学生时代,最爱和船上的朋友摇着舢板在海面上漂。看舢板分开水波,两侧划出两道细浪缓缓退去,心里头是说说不出的爽快。只是摇橹的活儿从轮不到我们,都是渔民朋友来执掌。有时玩得兴起,他们见我们好奇,故意左右大幅度摇橹,舢板晃得人站不稳,像要跌进海里,吓得胆小

的女同学哇哇叫——当然是有惊无险,他们手里的力道捏得准着呢。

我学摇舢板,是20世纪80年代初。那时在具水产公司进出口部的收鱼船上做事,收鱼船泊在博贺港里,日日要用到舢板,每个员工都得学会摇橹,不然实在不便。

学摇橹不算难,折腾两三个小时便能上手。可摇舢板是力气活:风平浪静时,摇着橹让舢板慢慢悠悠飘,倒有几分浪漫诗意,一旦风急浪大,风浪扯着船往后拽,就得拼尽全力摇橹,才能让舢板往前挪半分,哪还有半分悠哉。

最有情趣也最富诗意的,是乘舢板去钓鱼。钓鱼得找适宜的海区,舢板便成了最好的脚力。在舢板上钓鱼,和在岸边全然不同——船随波浪轻轻晃,海风轻轻吹来,浑身都爽利。钓友们都爱乘舢板钓鱼,图的是它灵活:这片海鱼少,便摇着橹换一片,钓场随心意换,优哉乐哉。

我真没乘过舢板钓过鱼,说不

出那具体的滋味,却能见想那画面:一艇一竿一钓人,波光裹着霞影,海天清透。烟波里,橹影晃得迷离,海风带着湿咸,染透钓客的衣衫。只是舢板上钓鱼人,从无心思赏景,只默默盯着钓线的浮标,偶尔拉一拉钓线,静静等着鱼儿上钩。

近十几年来,舢板渐渐从博贺古港悄悄隐退了。动力艇接过了它所有的活儿,甚至做得更好,机械化替代了人力,舢板便无可奈何地让出了海面,成了渔港人的历史记忆。可谁也没法否认,过去的日子里,舢板是渔业生产的“刚需”,是渔民生活的“伙伴”,是博贺抹不去的印记。它载着岁月的沧桑,载着古港的历史,也载着渔家人一代又一代的追求与希望。

如今虽难再见舢板的身影,它却没从渔民的记忆里淡去。站在桥头望过去,那一片波光里,那一抹蓝色中,我总像是还能看见它——悠悠地从海这边过来,又悠悠地往海那边而去……

秋声入梦来

□石雪萍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立秋以来,日子越深,越见萧瑟。那晚,临睡时已是深夜,万籁俱静,晚风拂过,隐约传来一阵昆虫的鸣叫声,声音节奏明快,清脆透亮。仔细听来,竟然是蟋蟀的叫声。我印象中的蟋蟀只活动于山野田园之中,如今竟在满是钢筋水泥的高层建筑中听见其声,倒像是久别重逢的好友一般。

这小东西是怎么来到我家的阳台上的呢?它是趁人不注意的时候跳进了电梯,恰好在我所在的楼层出来,在开门的时候偷偷溜进来的?还是趁家人买菜的时候,伏在菜篮子里进的家门?它总不能是顺着煤气管道爬上来的吧?

我顺着声音来到阳台,四处寻找,不见蟋蟀踪影。莫非是藏在角落里的薄荷草上了?蟋蟀喜欢隐身草丛,那从薄荷草就是最佳的藏身之所。这薄荷草本属田园之物,有治疗伤寒的功效,几年前回乡的时候,偶然见到,便掐了两段带回来,随手插在花盆里,也不专伺候,竟出乎意料地长了一茬又一茬。仔细一看,皎洁的月光下,一只拇指大的黑影子正蹲在草丛里引吭高歌——正是蟋蟀。

“田野的蟋蟀堪称与蝉齐名”。如果说夏天是蝉的天下,那么,秋天就是蟋蟀的主场。蟋蟀叫声低沉如雷,尖锐若刺;急如骤雨,缓若飘丝,偶尔还会带来九曲十八弯的颤音。在这黑沉沉的夜里,在半睡半醒间,这乡村牧歌式的天籁之音直教人坠入梦中。

梦里的田野还是记忆中的旧模样。阳光铺洒在金色的稻田上,稻浪翻涌,黧黑的淌着汗珠的男人,喘着粗气的老牛,弯腰收拾稗草的女人。晶莹的汗珠,像夏天的暴雨,湿透农人的衣衫。大人们忙着耕种,孩子呢?也不闲着,他们在拨弄厚厚的草丛,屏住呼吸,把双手拢成倒立的碗状,瞅准时机,猛地向前一扑,伏在地上,双手捂得紧紧的,单闭着眼睛往手缝儿里瞧:嘿,是大个子蟋蟀!若是个头小的,也不失落,在这广袤的田野上,斗的是蟋蟀,捉不完。

斗蟀是秋天里最精彩的赛事。孩子们聚在村头的大榕树下,把各自的宝贝拿出来,看谁的个头大,谁的叫声响。年幼时,我曾拥有过一只名叫“黑将军”的蟋蟀,“黑将军”全身乌黑发亮,脖子的下方有一圈金色

甲壳,像黑袍下的金腰带,威风得很。有一回,“黑将军”对阵“油葫芦”,我们当地把一种叫声低沉,头部锃亮的褐色蟋蟀叫“油葫芦”,“油葫芦”微胖,身形比精瘦的“黑将军”要大一些。一下战场,两头蟋蟀便马上呈战斗之势,摆动旗帜一样的触须,前足压地,后腿着力后蹬。“黑将军”后翼微颤,发出“吱吱”的宣战号角,率先冲上前去,张开口腔就往“油葫芦”眼脸咬过去。“油葫芦”不甘示弱,身体往后一缩,头一偏,不仅躲过“黑将军”的袭击,反倒磕了“黑将军”一口。“黑将军”一下子怒了,振翅发出“嗡嗡”的声响,侧身一转,前足跃起,后脚一蹬,以高出“油葫芦”半头的方式从上压制,“油葫芦”躲闪不及,被“黑将军”锋利的口腔咬得“啾啾”呻吟……战场外围观战的一圈叠一圈的小脑袋,像密密麻麻的蚁群,呐喊声、欢呼声响彻云霄,惊得榕树上的鸟儿扑腾乱窜。

待到上学后,蟋蟀成了书本上的文字符号,是思想的第一具象。《木兰诗》中,开篇的第一句是“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老师的解释是“唧唧”是织布机发出的声响,而我脑海中浮现的,却是童年时熟悉的蟋蟀的叫鸣声。我暗地想,说不定木兰家的墙角下也有一只蟋蟀,它在诉说历史的哀愁呢。后来,读到蒲松龄的《促织》,震撼不已。这一出围绕蟋蟀而展开的荒诞黑色喜剧,深刻地揭露了残酷的现实社会,是作者对封建社会发出的灵魂拷问。

少时念书,曾对诗人王籍笔下的诗句“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疑惑不已。在我所生活的乡村,夏天是何等的热闹。天还没亮,聒噪的蝉鸣声就一浪接一浪地涌来,林如何逾静,山如何更幽?实在是想不通。如今,在这静默的秋夜里,阳台上这个不速之客定是把那一丛薄荷草当成了它田野上的家,否则,怎么会弹奏出如此动人心弦的乡村乐章呢?在这高亢悠远的蟋蟀鸣叫声中,我竟生出了远离家乡,倍感孤寂的冷颤。细想,这便是“林逾静”“山更幽”的生动诠释吧。恍惚中,想起了叶绍翁的一首小诗:

萧萧梧叶送寒声,
江上秋风动客情。
知有儿童挑促织,
夜深篱落一灯明。